

慧苑深处闻奇香

□ 楼耀福

慧苑坑深处、里外鬼洞都有陈玉维家的茶叶基地。

1983年包产到户后，陈玉维不再当慧苑生产队队长。一些路远、荒僻、地势险要、来去不方便的茶山，那时没人要。他只能自己承包。岂不知，岩茶最关键的在于山场，正是那些峡谷中岩石间远离尘嚣的荒僻山场，生态环境最好，长在那里的茶树得天独厚，现在那些喜欢岩茶的客人追捧的正是这些山场的茶。

我对陈玉维说，你是好心有好报。2014年秋天，我去武夷山，专门跟他女婿阿松去鬼洞踏勘，真是个好山场。另一个叫卢秀峰的茶山，从慧苑寺步行得一个半小时以上，武夷山朋友称没有比那里更好的山场了。卢秀峰又称“芦岫”，其巖有深密庵，万历间道士毛守中建，邓文洁公以赞匾曰“白云深处”。

延安掠影

□ 印嘉华

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红色游”的情结在心头萦绕。我曾先后两次带了昔日同事和家属作了一次“千里来寻故地”的井冈山深度游和老人家故居“朝圣”游。今年4月中旬又一次去了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

在旅游公司的行程单上游览延安是作为最后一天的节目安排的，主要的游览项目是在西安周边地区，而这些景点我在18年前已经领略过了。之所以参加这条线路的旅游，瞄准的就是延安这个让我梦牵魂绕的红色圣地，弥补上次来西安时落下的缺憾。

4月22日早7:00游览大巴就开上了去延安的高速公路，车进入黄陵，陕北特有的地貌就逐渐映入眼帘。一路上深切的沟壑把一个个土丘割裂成互不相连却又近在咫尺的山包，山包顶部不见峰峦切面如屏风壁立。如此地貌，水土很难保持，所幸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力推行退耕还林，现在裸露的黄土已不多见，除了壁立的切面外大多数山顶、斜坡、谷底植被恢复良好。这让我们产生一丝快慰。

因为地貌的关系陕北的村庄集镇大多数都在地平线之下的沟底且参差不齐。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村镇都要俯视着，很少有村镇建在平缓的塬上，就连延安也是在山坡和延河边上呈带状分布。由此产生

浓浓家乡味 眷眷人间情

□ 骆骏

作为土生土长的嘉定人，我很久就想看一本反映嘉定风物人情方面的文学作品。赵春华的散文集《苦楝树》，圆了我这个梦。此书我借阅了3次。每读一次，都感到十分亲切，意味深长。

这本散文集的首篇《挑野菜》，题目就乡土味十足。“挑野菜”并非将野生的蔬菜装在筐里挑在肩上，而是特指“剜荠菜”。作者有意用“挑野菜”作题，这是因为我们嘉定人只把荠菜说成野菜，“剜”说成“挑”，这是标准的嘉定方言，让我们嘉定人一看就感到亲切，家乡味随之而出。

《苦楝树》写的是作者屋后所长的一棵树，作者采用拟人、比喻的手法，描绘了苦楝树的花朵、果实。它

明代刘灵有《深密庵记》：“毛子游武夷已，谓予云：‘遍探九曲及三十六峰，惟芦岫一区，武夷无出其右；山环水绕，绝境秘藏，决意结茅以安瓢笠。’”

卢秀峰的老枞水仙，我喝了许多年。2016年春，我又去武夷，本想抽一天去登卢秀峰。陈玉维得知却连说不可：“卢秀峰太险了，有一段路，只有一脚宽，高高低低还不算，下面就是悬崖。有一次日本客人来，爬到那里再不敢走了，只得原路返回。还有一次，有个采茶工就从这里摔下去了，命大啊，他滚下去的时候抓住了一根毛竹。”他劝我们“别去别去”。我毕竟年已七旬，且殷慧芬视力又差，思考再三只得作罢。他说：“你上次就看了鬼洞，其实再往里，慧苑坑更深处也有我们家山场，让阿松带你们去那里转转吧。”

了对陕北人民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由衷的敬仰。40万陕北老区的百姓在贫瘠的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哺育了转移到这里的中国革命的火种，真的是居功至伟。

延安的圣迹很多，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在伟人们居住过的窑洞中流连忘返，在杨家岭七大会址主席台前，在500多位代表的座位前逗留辗转，感慨着、思考着70多年前的那次会议，她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那样的深远悠长。

延安是富裕的。指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成熟的过程是在这块土地上完成的。中国革命的中坚是在这里哺育的。然而延安又是贫穷的，过去穷，现在仍然很穷。虽然她也在发展，但与东部和沿江沿海地区比，她真的还很穷，甚至与本省的其他地区比也无法匹敌，这很让人不舒服。延安的穷还有生态上的。过去我们歌唱延安的美是“巍巍的宝塔山，滔滔的延河水”，现宝塔依然在，水土依然在流失，延河水不见了，裸露的河床在呻吟，再过几十年宝塔山还能安在乎！

几个小时浮光掠影的参观陡生了几许感慨外，还留下了一个终身的遗憾，那就是因为保护文物的需要没能在延安标志性地标——宝塔山前留影。

“不慌不忙地开花”，然后赞美那金灿灿的楝果，“是苦楝树含辛茹苦酿出的一串串音符”，多么富于诗意和想象力呀！作者不仅对它作外貌的描写，而且赋予它气质。作者把它定为书名，足见对它的喜爱。其实苦楝树嘉定不少农家都种，我家老屋前面也种着一棵苦楝树，开出的花呈淡紫色，确实好美，我儿时还爬到树上摘楝果，挺有趣的。

作品中写到的嘉定人物很多，其中有外交家顾维钧、老作家秦瘦鸥、著名画家陆俨少等嘉定籍名人，表现他们爱国思乡、为乡出力的情怀；有被誉为“医痴”的乡村医生张建明、雕塑家潘允星、集邮家孙建华、陈璐等本土市民。有些作品未提及名字，

第二天一早，阿松开着吉普来接我们。进入景区后，我们就开始步行。过章堂涧，路边有一棵高大松树，阿松说慧苑坑真正的深处从这里开始。果然，这以后，路变得难走，周边植被也越发丰富茂盛。鹰嘴岩旁，那条通往鬼洞的山路我还记得，前年去时，为了扶搀殷慧芬，我曾在那里跌过一跤。过慧苑寺，我想再看看他们家的墙基，于是再次步入慧苑古刹。寺前玉柱峰、流香涧，寺后竹林茶园，寺庙随山势起伏，层层叠叠。我每次去，都让我体会古寺的清幽。

出慧苑寺后，山坡上竖有木牌告示：“非旅游线路，游客禁止通行。”我稍有迟疑，阿松却若无其事。我顿悟此时我的身份已不是游客，而是去看陈玉维家茶山的茶人。过走马楼、枫树窠，一路不停。去年走“鬼洞”、牛栏坑、马头岩时，

感慨山路难走，但毕竟有路。如今，好几处已无路可走。到乌龟岩下打砲石，山坡愈陡，又长满青苔，殷慧芬明智地选择不再往前。她在下面等。我仍固执地跟着阿松前行。喝过他们家的打砲石水仙老枞，我坚持要去实地看一看。

走近了，阿松指着岩石的裂纹伤痕：“老人们说这些伤痕裂纹就是被砲打过的。”我仰头望岩上，一棵乔木在阳光下傲立，像是此石的守护者。我问：“你们家的茶树呢？”阿松说：“要上去才能看到。”我又问：“怎么上去？”阿松笑笑，从陡峭的山坡中蹭蹭地往前了。我暗自叫苦不迭，好多处我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脚步如果稍慢一些，人就往下滑。倘若旁边有可以抓手的石块和树木，那就太好了。只是有些枯树，我手一抓，连枯树带土一起被拔起，慌得我赶紧趴在

坡上。终于登上打砲石的时候，方见这一丛丛茶树果然是风景，每一株都有一人多高，树龄少说也有七八十年，树根、树干密匝匝地裹满了青苔，极为生态。

从岩上下来，殷慧芬见我身上泥巴，有点狼狈，怜惜地说：“哪个写茶的作家像你这样爬茶山。”其实，像我这样行走茶山的文人，古代就有。且不说众所周知的茶圣陆羽，就说我现在居住的嘉定，清康熙年间有个叫陆廷灿的，就是一位不倦行走茶山的先贤。

走出慧苑坑，当夜，我坐高铁回上海。第二天，我在阿松的微信上看到他发的一组照片，他又去慧苑坑打砲石了，肩上还扛着把锄头。这一回，他是去干活的。见此，我不由想：慧苑坑深处的岩茶味好有奇香，却来之不易。



马陆塘畔

紫藤四月靚嘉定

邵新福／摄

老彭有话

泥饭碗

□ 彭瑞高

民以食为天，上海人很看重手里那只“饭碗”。因为人们工作，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所以，上海人又把职业（或叫“生活”）称作“饭碗”。老一辈上海人对此更加敬畏，还把职业叫做“饭碗头”。找到工作，就说“寻着饭碗头”；失业回家，便说“丢脱饭碗头”，或说是“敲碎了饭碗头”。那时师傅见学徒偷懒，就会一边敲他“麻栗子”，一边警告：“你手里的饭碗头还要不要？”

工作就是“饭碗”，这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完全一致，体现了上海人看重“生活”、自食其力的敬业精神。

上海很早就百业俱兴，同样是一份工作，薪酬待遇不同，“含金量”就不一样。因此，上海人手里的“饭碗头”，也自然分成好几等——

银行、海关、洋行、政府机关等处，工作人员坐大楼，薪水多，待遇好，被称作“金饭碗”“银饭碗”；铁路、邮局等处的职员，身穿制服，收入稳定，也很令人羡慕，手里捧的是“铁饭碗”。在工厂、学校等国营部门工作，被称作“公家饭碗”；为个体老板打工，则被称作“私人饭碗”。

郊区镇上，社会分工其实也很细，“饭碗”添上职业色彩，叫法上也很有趣。譬如说，铁匠师傅整天打铁，人们就说他捧的是“铁饭碗”；木匠一辈子弄木头，他手里那只不过是“木饭碗”；铜匠师傅是“铜饭碗”；石匠师傅是“石饭碗”……我们知青到了乡下，跟农民一样，整天跟泥土打交道，所以，我们手里捧着的，当然就是一只“泥饭碗”。

如《清洁工的歌》一文，写了一群常年冒着严寒酷暑在马路清扫、拾掇垃圾和废物的嘉定清洁工。这里面，不仅有众多女性，而且有“以堂堂七尺身躯在大庭广众中，用扫把向传统观念宣战”的男子汉！作者对清洁工“怀着深深的敬意”，有外形描述，更有思想内涵。说明在当今社会，环卫工作越来越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更多的人，无论男女，都爱上了环卫工作。就这一点说，颇具现实意义。

另有一篇题为《老伯》的散文，也没写名字。作者采用第二人称，显得十分亲切。作者写这位老伯去食品站买猪肉，尽管儿子是食品站站长，但他照样安分守己、规规矩矩地排队。每当夏天，烈日炎炎，乡亲们在歇息，

老伯背了草篮、拿了镰刀、冒着酷暑割羊草、兔子草。作者还写到老伯将自己辛勤试种出来的梨瓜、黄金瓜送遍全宅乡亲，小孩多的多送几个。而对自己，节俭到三四个月才理一次头发。作者用生动的事例表现了老伯的廉洁、勤劳、大气、厚道，不徇私情。然而，当老伯再想试种西瓜时，患了可怕的白血病，弥留之际说“把我的骨灰留在田里”。这最后一句话对作者感触最深，作者写道：“老伯，你就这么走了……我觉得你的心像屋后的小河那样清澈，如天上的云彩那般绚丽。”这两个比喻写得情真意切，以最美好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这位老伯高尚品质。

在这部散文集中，还有不少文章

是记述作者旅途途中的见闻和感悟。作者到过的地方较多，面较广，从广东的番禺，到黑龙江的绥芬河；从东岳泰山极顶，到西藏珠峰宾馆，都留下作者的足迹。这些感受，一是抒发作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和热爱，二是表达自己对遇见的各族人民的歌颂和情意。例如，在《哦，天都峰》一文中，当作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登上黄山天都峰时，先是用浓墨重彩竭力描绘天都峰的秀丽，接着用“千峰竞秀、万壑藏秀、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十六个字高度概括其雄伟，最后发出赞叹：“没有车马之声噪于耳，更无尘世俗念缠于心，不觉飘然似有‘羽化而登仙’之感”，语言之精美，令我敬佩。